

论概数词“来”

李志佳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在汉语语法研究中, 数词占着很重要的比例, 尤其是概数词, 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本文就概数词“来”进行讨论, 具体阐释了“来”的分布, “来”的取值, 同时通过对数量结构组合方式的讨论, 进一步探讨了“来”与数量结构的组合。假定“来”等概数词是数词的一种, 在数量结构中, 通过复杂数词的组合来参与句法结构。

关键词: 语言模糊性; “来”的分布; “来”的取值; 数量结构; 数词小类说

中图分类号: H01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自然界中经常存在着一种现象, 就是物体的模糊现象。这一现象引发了人们认识中关于对象、类属、边界和情态的不确定性。语言也深受社会的影响, 因此也形成了模糊性这个特征。语言所反映的客观现实是无穷无尽的, 但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愈来愈具体, 而语言单位却是有限的, 而且相当概括。语言不可能具有反映外界一切事物的词, 模糊性是语言的重要特征(郭先珍, 王玲玲, 1994)。

模糊语言是相对于精确语言来说的, 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表达的概念模糊不清, 具有不确定性。数词是语言的一类, 因此数词也具有模糊性质, 表现在数词语义本身的模糊性和数词的模糊表达。数词有时候并不表示精确的数目, 而表示非精确的某一概数, 概数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在现代汉语中, 数词表达模糊意义随处可见, 主要形式有: 数词连用表示概数, 数词直接表示概数, 数词或数词短语前后加表示概数的词语。而这些形式所表现的意义主要有三种: 倾向于“多”之义, 倾向于“少”之义和或多或少之义。

本文以概数词“来”与数量结构的组合为例, 从“来”的分布, 取值来讨论其性质, 进一步说明概数词与数量结构组合的句法语义特征。

1. 概数“来”的分布

关于“多”和“来”的分布情况, 吕叔湘早在 1957 年就撰文做了专门的研究, 以后, 朱德熙的《语法讲义》、刘月华的《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等也都做了不同程度的论述。吕叔湘在《再说“来”以及“多”和“半”》一文中, 把“多”和“来”的分布情况归纳为以下公式:

…0, …00, …000, …0000 + 来/多 + 类别词/度量单位 + 名词

1, 2, 3, 4, 5, 6, 7, 8, 9, 10 + 度量单位 + 来/多 + 名词

…1, …2, …, …9 + 度量单位 + 来/多 + 名词

…0, …00, …000, …0000 + 来/多 + 度量单位 + 重, 长, 大, 厚

(…) 1, (…) 2, (…) …, (…) 9 + 度量单位 + 来/多 + 重, 长, 大, 厚

以上公式虽然简单明了, 易于掌握, 但是并没有反映出“多”和“来”的分布全貌, 而且个别公式似乎有些不确切之处。

参考杨德峰(1993)《表示概数的“多”和“来”的全方位考察》, 本文将“来”的分布情况总结如下:

(1) 用在“…0, …00, …000, …0000 + 来 + 类别量词/量度单位 + 名词”的格式中, 例

如:

我已经会写一千来个生词了

在这个格式中,并不要求是整百、整千、整万的,只要个位数为零的数词都可以用。但是,他们对数词也有一定的选择性。数词的位数越高,要求末位是零的位数越多。一般,如果是四位数字,个位至少要求是零。

- (2) 用在“ $\cdots 0$, $\cdots 00$, $\cdots 000$, $\cdots 0000$ + 来 + 类别量词/量度单位 + ‘重、大、长、宽、高、厚、深、远’等表示积极意义的量度形容词”格式中,在这个格式中,同样的数词的位数越高,要求末位是零的位数越多。一般,如果是四位数字,个位至少要求是零;如果是五位数字或者以上,至少个位和十位要求是零。另外这里面的这些表示量度的形容词可以去掉并不影响句子的表达效果。例如:

我们的宿舍楼有 20 来米(高)

- (3) 用在“半 + 度量单位 + 来 + “‘重、大、长、宽、高、厚、深、远’等表示积极意义的度量词”的格式中,同样在这里,句子中表示度量的形容词也可以省略,不影响句子意思。例如:

他买了很多半斤来(重)的小西瓜

- (4) 用在“ $10 \times X$ (X 为整数) + 来 + 万/亿/兆 + (量) + (名)”格式中。“来”用于此格式中,对量词有一定的要求,量词一般只限于“元”和“人”。例如:

这个学校有十来万(人)

当数词为“ X 亿 + $10 \times X$ (X 为整数)”时,“来”不能出现“亿”以后,而只能这样出现,“ X 亿 + $10 \times X$ (X 为整数) + 来/多 + 万 + (量) + (名)”。例如:

印度的人口大概是 4 亿 5 千来万

- (5) “来”同样也可以用在“半 + 量词(度量单位、时间量词、容器量词) + 来 + 名词”的格式中,但在这个格式中“来”对量词和名词都有限制。例如:

他在新加坡呆了半个来月

- (6) 用在“ $(\cdots)1$, $(\cdots)2$, $(\cdots)3$, $\cdots (\cdots)9$, 10 + 度量单位 + 来 + ‘远,, 大, 长, 宽, 深, 厚, 深, 重’等表示积极意义的量度形容词”格式中。例如:

雪下了有两尺来深

但是当数词为大于十,并且末位不是零的整数时,“来”就不能够使用了。例如:

这条河里的水有十五米来(*)深

- (7) 用在“‘百/十’ + 来 + 量词(动量词除外) + (名词)”格式。例如:

我们学校的留学生有百来个人

2. 概数“来”的取值

李晓明(1985)在《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中论述到:“从信息接收、思维分析和语言表达达这一系列基本环节来看,人们认识活动的有效性、多样性、深刻性,并非单纯来自明晰、精确的认识形式和语言表达方式。相反,各种模糊思维形式和语言表达在人们交往活动和知识交流中,更具有广泛、完美和高效的特征。”这段话论证了量的模糊表达在语言表达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李宇明在《汉语量范畴研究》(2000)指出“语言表达既需要精确,也需要模糊,辩证的说,模糊也是一种‘精确’”。也就是说概数虽然表达的量不确定,但是它还是属于量的范畴,有一定的取值范围。

概数与确数相对,表示数轴上一个指定区间中的某一个数,这个区间在数轴上的位置一般由确数决定,区间范围由数助词和其他方式表示(张卫国,2003),那么数词加上“来”表示的概述区间的取值范围到底是多少,是否可以以确数为中心向两边无限的取值呢?

“来”既可以“多于”也可以“少于”所连用的数词。正因为如此“来”也是现代汉语中使用范围最广的一个约量助词，也是到目前为止在概数助词的研究中研究得最充分、研究成果最丰富的一个“约量助词”（彭玉兰，2007）。其实，一直以来，对“来”的取值范围一直存在着争议，一些学者的观点是“来”的取值范围可以比原数多也可以比原数少，而一些学者认为“来”只能表示比原数少而不能多于原数。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支持第一种观点的比较多，而到了九十年代以后，似乎后一种观点占了上风（张谊生，2001）。

吕叔湘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论述“来”作为概数助词的用法：“表示大概的数目。一般指不到那个数目，有时也指比那个数目稍大或者稍小。”

本文认为“来”既可以向上延伸表示略多，也可以向下延伸表示略少，只是使用起来表示略少的频率要多于表示略多的频率，而且在语用作用上，可能“来”有往小里说的倾向。“来”的区间范围的确定和“左右”一样，由确数来决定，而且与前面确数中的数位词有关。分为两种情况：

（1）我们都知道数位词从小到大是“十、百、千、万、亿”。当确数的最后一位是系位组合的话，也就是说确数的最后一位是数词是“十、百、千、万、亿”，则“来”表示的或多或少的范围以其下一级单位为基本单位不会超过这个数位的范围。比如：“一千来人”表示比一千人多一百人、两百人、三百人，或者比一千人少一百人、两百人、三百人，或多或少绝对不超过九百人人。“五百来米”表示比五百米多十米、二十、三十米或者比五百米少十米、二十米、三十米等。但是这个范围绝对不会超过一百米。再如，“班里面就只有二十来个人”中的“二十来个”表示的范围是“二十个人”或者比“二十个人”少了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等等，最多不会少九个人，或者比“二十个人”多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但在这句话里表示减值的概率要大一点。在这种结构中因为确数“十、百、千、万、亿”有下一级单位可以切割作为计量单位，所以在这种用法中确数可以和任何量词连用。

（2）当前面的确数中没有“数位词”或者最后确数的最后一位不是位数词时，那么确数加“来”的取值范围以确数所连用的量词所表示的单位为增加或减少的范围，并且以量词的下级单位为确数表示增加或者减少的范围。这一点和“多”的取值范围类似。例如：“这条鱼三斤来重”，说明这条鱼或者“三斤”，或者三斤一两、三斤二两、三斤三两，或者而二斤九两、二斤八两等等。“五尺来长”表示五尺，或者五尺一寸、五尺二寸、五尺三寸，或者四尺九寸、四尺、八寸、四尺七寸。在这个结构中，要求量词要有下级单位。这样才能以这个量词的下一级单位为范围进行取值，这一点和位数词的道理相同，因为他们都是分层次的。所以，一般度量词都可以与这样的概数组合，一般的名量词和动量词则不能够进入这样的概数，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再向下进行切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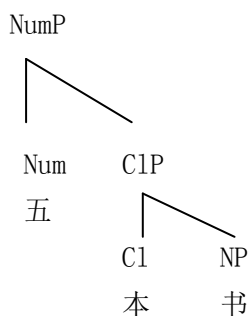
3. 数量结构的构成

汉语语法方面的一大特点是量词丰富，是典型的量词型语言。Greenberg（1972）指出量词在汉语中的最基本的使用环境是“数词-量词-名词”结构，即数量结构。

量词可以出现在“数-量-名”结构中的语言事实是所有学者研究量词的基础，但是，量词的性质是什么，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马建忠、黎锦熙、王力、吕叔湘等把量词当作名词的子类来对待。主要根据是量词具有一定的语义内容，并且可以替代名词。高名凯、陆志韦、张志公、朱德熙等则认为应该把量词独立立类，独立于名词之外。其依据是量词在句法中的分布特征以及语言表达功能：量词是名词短语数量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成分。他们认为量词与数词构成数量短语来共同修饰名词，量词是名词的计量单位，因此称为“量词”。程工，安丰存（2011）则在生成语法理论最简方案框架内，把量词分析为轻名词，认为量词可以形成独立的 nP 投射层级结构。讨论至今，量词的性质仍无定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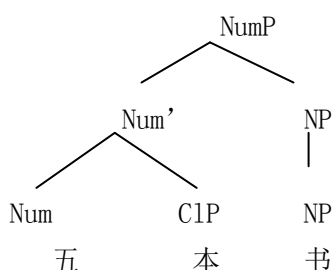
量词名词组合

这种结构中，量词和名词的性质近似，所以两者先结合成 C1P，然后再与数词结合，以“五本书”为例。



数词量词组合

这种结构中，数词量词先结合成为数量结构，然后再与名词结合。



4. 概数“来”和数量结构的组合方式

从分布上可以看出，概数词“来”和数词连用时，必须和单位词或者度量词连用。从概数“来”的取值可以发现，“来”表示确数基础上单位量的加减。而数量结构的组合方式本身也存在异议，究竟说“来”和数量结构是怎么组合呢？

我们先看“来”等概数的词类归属问题，关于概数的归属范畴，学术界也是存在分歧的（转引自李林欣，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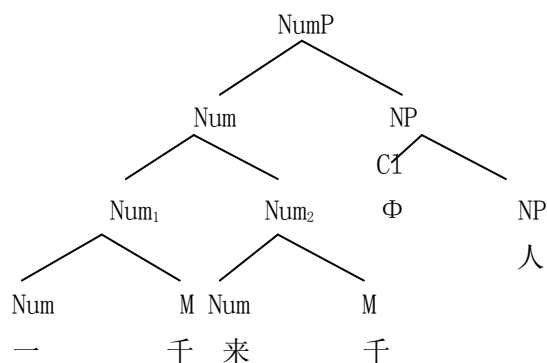
(1) 数词小类说。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法》中把数词分为“定数词和不定数词”，不定数词按照它不定的范围又可以分为“余数不定”和“全数不定”；朱德熙则认为，数词包括系数词、位数词和概数词；吕继平认为，数词可以分为基数、序数、分数、倍数和概数。

(2) 数目表达说。和上面的“数词小类说”观点相反，这个观点不赞同“概数”是数词的一个小类，认为概数只是借助数词表达数目的一种方式。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中指出概数是“表达不确定的数量”；丁声树在《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中认为“表示大概的数量有三种方式”，并指出“说话人不能说出一个确数的时候，就只说一个大概的数目”；李宇明在《汉语量范畴研究》中指出“概数表示的是大概的一定模糊性、浮动性的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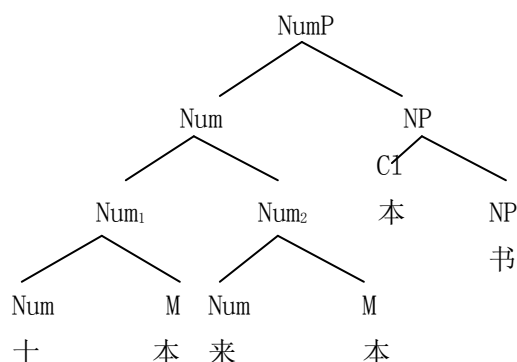
本文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即概数属于数词小类。这样概数和其他数词一起构成复杂数词，然后组合成数名结构。文章对“来”和数词组合的分析将借鉴 Tania Ionin 和 Ora Matushansky 在 *The Composition of Complex Cardinals* 中关于复杂数词的分析。

在整个数量组合关系中，数词由两部分组成，数词 1：系数词+位数词 (M)；数词 2：概数词“来”+位数词 (M)；量化名词短语由量词和名词组合（上文中量名先结合的假设）；数词与量化结构进一步组合，得到数量结构。当位数词不出现，而单位词或者度量词出现时，单位词或度量词复制到 M 位置，此时量名结构中的单位词或者度量词仍出现，但数词与量名结构组合时，根据最简方案中的复制删略原则，同样的单位词或度量词不再多次出现。具体分析见下图。

结构 1，以“一千来人”为例，“千”为位数词，出现在 M 位置上，“一千”和“来千”组合成数词，再与量名结构组合，此时的量词“个”未出现，Cl 位置无表现形式，所以为空。



结构 2，以“十来本书”为例，十本书，本身一个完整的表达，语义明确，但是“十来本书”可能是九本，甚至十一本，语义上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来”便是这种模糊性的来源。“十”不为位数词，而为系数词，量词“本”便复制到了 M 位置。“本”删略能很好的解释“十来本书”和“十本来书”并存的现象。



同样，若“来”是与形容词连用，结构与上图相似，这里便不再详细说明。

结语

概数词“来”能与数量结构连用，后可加名词或者形容词，表示数量结构在单位量上的加或者减。虽然很多学者都对汉语中的概数现象进行过讨论，其中以“来”，“多”，“把”的讨论尤为著名，但是对“来”与数量结构的组合方式，即两者是怎么组合起来表达或多或少的意义的，很少有学者进行讨论。通过对“来”的语义判断，我们有理由相信，“来”表示在确数基础上，单位量的加减。“来”在句法结构中，可以先与数量结构中的数词进行组合，成复杂数词，再与其他量词或者名词进行进一步的组合，再通过复制删略，删除同样的量词，得到表达式。同时，“来”与数量结构的这种组合方式，可以类推到概数“多”等，不过“多”只表示语义量上的增加，而“来”表示量上的加减。

但这种概数“来”作为数词小类，与数量结构的组合，句法结构与语义表达是否完全匹配，度量词和单位词复制提升的动因也不明朗，两种结构是否可以合二为一，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和完善。

参考文献

- [1] Greenberg, J. H. 1972/1990. *Numeral Classifiers and Substantial Number: Problems in the Genesis Type*[Z]. Working Papers in Language Universals.
- [2] Tania Ionin, & Ora Matushansky. 2006. The Composition of Complex Cardinals[J]. *Journal of Semantics* (23): 315–360.
- [3] 安丰存,程工. 2011.汉语量词形态句法属性研究[J].*汉语学习*(2):37-44.

- [4] 郭先珍,王玲玲.1994.量词的模糊性[J]. 汉语学习 (3):37-39.
- [5] 李林欣.2010.汉语的概数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 [6] 李晓明. 1985. 模糊性: 人类认识之谜[M].北京: 人民出版社.
- [7] 李宇明. 2000. 汉语量范畴研究[M].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8] 刘月华. 2003.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增订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9] 吕叔湘.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0] 吕叔湘.1957.再说“来”以及“多”和“半” [J].中国语文 (9):50-53.
- [11] 彭玉兰. 2007.现代汉语约量表达及相关问题研究[[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32-34.
- [12] 杨德峰.1993.表示概数的“多”和“来”的全方位考察[J].汉语学习 (3):45-65.
- [13] 张卫国, 梁社会. 2003.概数的性质及语义解释[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 70-74.
- [14] 张谊生. 2001.概数助词“来”和“多” [J].徐州师范学报 (3): 80-84.
- [15] 朱德熙. 1982.语法讲义[M].北京: 商务印书馆.

The Semantic Meaning of Lai “来”

Li Zhijia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82)

Abstract: Numerals accounts for the important proportion in Chinese grammar study. Those approximate number words, which cannot express a precise quantitation,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schola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word “lai”, including the illustration of its distribution, and its semantic meaning. Moreover,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structure that “lai” is combined with numeral-classifier structures. The hypothesis can be proved by this structure that those approximate number words are actually a kind of numerals and that they are involved in semantic meanings by the way Ionin & Matushansky(2006) supposed.

Keywords: Language fuzziness; Distribution of “lai”; Semantic meanings of “lai”; Numeral-classifier structures; Small class of numerals